#### **九零被迫嫁给下岗老公后，未婚夫和哥哥悔疯了**

捡来的妹妹想要彩电，还差二十块。

哥哥和未婚夫以母亲骨灰威胁我嫁给下岗男青年，彩礼正好二十块。

出嫁前夕，我又听到哥哥和未婚夫的对话。

“已经让她下岗，把岗位留给月月了，现在还逼她往火坑里跳。听说男方不止下岗了，腿脚有毛病，那方面还残疾呢。”

“月月是个孤儿，身体又不好，只有我们了，陈若微力大如牛，到哪里都能活得好。”

出嫁当天，哥哥拿起手臂粗的鞭子狠狠抽在我身上。

“若微，哥哥抽你鞭子，是让你出嫁路上把苦都受完，以后的人生就是一帆风顺了。”

我忍着皮开肉绽的痛苦，旧衣服逐渐被血染红。

但是，新婚夜，我的残疾下岗老公好像不太对劲。

1

棉纺厂加班赶货，我深夜下班路过河边，看到一个人影像是想不开。

刚追上去，人影扑通一声落河。

我毫不犹豫跳下河救人，拉上岸才发现是妈妈捡回来养大的妹妹陈月。

“陈若微，你对月月做了什么？”

哥哥陈强和未婚夫张斌焦急的声音传来，张斌把我推到一边，心疼地抱着陈月。

水性极好的陈月此时却娇滴滴地躺在他怀里，像是从不会水一样，低声啜泣起来。

“斌哥，强哥，你们别怪若微姐，是我不小心落水的。”

啪！

陈强狠狠甩来一巴掌，我脸上火辣辣地疼。

“陈若微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蛇蝎心肠的妹妹。”

“要是月月有什么事情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一百倍的代价。”

我有点恍惚，我被卷进机器，全身骨折几乎丧命的时候，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“这不是没事吗，别矫情了。”

而现在，他明知道陈月水性极好，却还是偏信她落水受伤。

张斌恋恋不舍地挪开长在陈月身上的目光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

“陈若微，月月已经很可怜了，你怎么还不放过她呢？”

“你要是这样，我们的婚约不如作废。”

我一时缓不过神来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看着陈月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纷纷指责我。

“妈刚死就欺负妹妹，陈若微平日里看着挺热心的，没想到骨子里是这种人。”

“就算不是亲生妹妹，也是一起长大的，怎么下得去手啊。”

“张斌一个劳动积极分子，前途远大，真是瞎了眼跟这种人订婚。”

......

陈月看着我窘迫的样子忍不住浮出一抹微笑，随即哭得更大声了。

“你们别怪姐姐，是我自己散步离河太近了。”

“姐姐以为我要跳河才拉我，没想到我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。”

张斌把她搂得更紧，用最温柔的声音轻轻安慰。

“月月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都闹到这个地步还为她说话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跟这种人结婚的。”

随后把我们定情的手帕扔到地上，嫌恶地吐了两口唾沫。

“陈若微，我们的婚约就此作废！”

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这个手帕是我亲手绣好，他一步一叩首去庙里开过光的，现在就像丢垃圾一样丢在地上。

一个是一母同胞的亲哥哥，一个是订下终身的未婚夫，他们就这样火急火燎地带陈月去了卫生院。

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目光像是要把我活剐。

陈强狠狠将我推倒，头正好撞到护栏上，血不断顺着脸流下，脑袋里一阵轰鸣。

不知道人群是什么时候散去的，我眼角止不住流下眼泪。

浑浑噩噩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们正一人一口地喂陈月喝药。

“唔，好苦。”

“月月乖，好好喝药，身体才会好。”

陈月顿了一下，又撒起娇来：“强哥，斌哥，好多姐妹家里都有彩电了，我也想要。”

张斌邀功似地掏出一沓钱和票据：“我搞到票了，就是钱还差二十块。”

陈月瞬间又开始低声啜泣起来。

张斌手忙脚乱急忙安慰：“你放心，我和强哥已经有办法了，一定这个月就让月月看上彩电。”

他们三人亲密调笑的声音像针一样扎到我心里，仿佛我才是这个家的外人。

2

1. 我依旧去上班。

今天要开全体职工大会，宣布下岗名单。

陈强是副厂长，威风地坐在主席台上，喊出了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。

“陈若微！”

我怔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，人群却瞬间炸开了锅。

“陈若微她哥不是副厂长吗？她本身又是技术带头人，怎么也在下岗名单上。”

“别提了，陈若微人品不行，连亲哥哥都看不下去。”

“对对对，我听说了，她还被厂里张斌退婚了。”

......

我气到浑身发抖，愤怒梗在心里，想开口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陈强还在台上侃侃而谈。

“下岗等于断了大家的生路，我们优先选那些人品有问题的，尽量把大部分好人留住。”

说完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继续道：“陈若微虽然是我妹妹，但心肠恶毒，技术再好也不行。”

“她下岗以后，原本技术骨干的位置，就由陈月担任。”

演讲完毕，台下众人纷纷鼓起掌来，都说陈强真是大义灭亲。

张斌突然开口：“已经下岗的人就没资格留在会场了，滚出去！滚出去......”

一阵嘲弄声中，不知道是谁先动手，我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架起来扔到厂门口。

直到大雨落下我才反应过来，木讷地走到厂旁边的小巷子里避雨。

“哟，这不是想杀害亲妹妹，刚被退婚的技术骨干吗？”

“说错了，是前技术骨干。”

“哈哈哈，以前对我们爱答不理，现在也沦落到跟我们这些人一起了。”

我抬眼一看，是附近出了名的泼皮无赖们，也在巷子里避雨。

他们边说边动手动脚。

“别躲啊，一个没人要的贱货还挺矜持。”

“让哥几个摸摸你的良心，看是不是真的是黑的。”

几双脏兮兮的大手把我固定在墙上，带头的就要朝我胸前摸来。

张斌突然出现，三下五除二把这些人赶跑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温柔和深情。

“若微，你没事吧。”

“都怪我，不该这么对你，再怎么说我也是爱你的。”

我心头涌上一股暖意，眼前的张斌又回到了初见时的体贴。

不由我拒绝，他把我背起来，慢悠悠地走在路上。

“若微，别担心，我带你回家，下岗了没关系，我会给你一个好归宿的。”

感受着他的体温，我把他搂得更紧了，或许曾经的真心，现在仍然还有残存。

到家时，正碰见刘媒婆乐呵呵地跨出家门，看到我时眼神里满是玩味。

陈月和陈强已经回到家中，坐在堂屋里看着我直笑。

“姐姐，恭喜你要结婚了。”

张斌立刻把我从背上摔下，用香皂洗了十几遍手，然后仔仔细细用鸡毛掸子把身上扫过一遍，好像碰过我的地方沾满了见不得人的脏东西一样。

我满是疑惑地看着陈月。

“结婚？跟张斌吗？”

3

张斌闻言大跨步进门，朝我怒吼：“陈若微，我心里只有月月一个人，娶你，下辈子吧！”

陈强冷冷地看着我，甩过来一张照片。

“刘媒婆刚来提亲，机械厂的沈哲远看上你啦。”

陈月掩面娇笑：“姐姐还真是抢手，刚被退婚，就有人来提亲。”

“这人长得还挺不错的呢。”

原来这就是张斌要给我的归宿，我几乎崩溃，看都没看那张照片一眼。

“谁说我要嫁人了，凭什么！”

张斌死死扼住我的手腕：“月月要彩电，缺二十块，人家沈哲远肯出。”

“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样子，能卖二十块不错了。”

脑海中一直紧绷的弦轰然崩断，我用尽全力甩开张斌的束缚。

“我死也不嫁！”

“我马上就收拾东西搬出去，你们三个人好好过日子吧。”

他们仨却一点也不恼，只是陈强侧目看了一眼桌上。

我这才发现母亲的骨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挖出来了。

“陈强，你要做什么？妈才去世几个月啊，你就去挖她的坟？”

我被张斌死死抓住无法动弹，陈强缓缓拿起骨灰罐仔细端详。

“妈都死了，谁能记得死人啊。”

“你要是不肯嫁，我不介意把她的骨灰洒到茅坑去。”

我哭到声嘶力竭。

“陈强，那是我们亲妈呀。”

“她生前最爱干净，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。”

我哭得越伤心，他们的神情越冷。

“陈若微，人家明天就要来迎亲。”

“我保证，你一到沈哲远家，我就把骨灰还给你。否则......”

说着他就作势要往茅坑走去。

我无奈，哭倒在地答应了要求。

陈月开心得笑出了声：“太好啦，我们可以看彩电啦！”

“谢谢强哥，谢谢斌哥。”

深夜，我木木地坐在房间，隔壁房间传来陈强和张斌的交谈声。

张斌语气中有一丝迟疑：“已经让若微下岗，把岗位留给月月了，现在还逼她往火坑里跳。听说男方不止下岗了，腿脚有毛病，那方面还残疾呢。”

陈强淡淡道：“月月是个孤儿，身体又不好，只有我们了，陈若微力大如牛，到哪里都能活得好。”

眼眶早已干涩，心却忍不住揪成一团。

陈月是个被遗弃的孤儿，被妈捡回来养大，她成绩不好，但妈还是想方设法给她搞到了进厂的名额。

陈强从小就偏心她，只是我没想到，张斌在妈的葬礼上一见到陈月，也拜倒在她脚下。

我不过是他们讨好陈月的工具罢了。

我收起思绪，嫁就嫁！

等拿到妈的骨灰，我就去深圳打工。

听说那边新开了好多厂，去的人都发财了。

4

第二天一早，我翻出妈的遗物。

里面有一件嫁衣和一对戒指，她生前总说要给我做嫁妆，让我做最美的新娘。

可我翻遍了整个房间也找不到，从门缝里却瞥见陈月在戴着那对戒指招摇。

“多谢强哥，这戒指真好看！”

我冲出门拽着陈月的手就要取下戒指，她立刻哭嚎起来。

陈强大惊失色，上来就给我两巴掌。

“敢伤月月，陈若微你活腻了是吧。”

我咬着牙质问：“陈强，你解释一下，妈留给我的遗物怎么会出现......”

话没说完，我看到妈留下的嫁衣已经被撕碎，做成抹布大喇喇地扔在桌上。

“陈强，这是妈留给我的念想，你连这个都要抢走吗？”

陈强轻轻抚摸着陈月根本就没受伤的手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

“陈若微，你都说了这是妈的遗物，我当然也有份。”

“月月喜欢什么我都给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也不例外，更何况一件烂衣裳和两只破戒指。”

我绝望地看着他：“陈强，你不配做妈的儿子。”

他却不以为意：“妈都死了，月月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恰在此时，张斌拿着一条手臂那么粗的鞭子进来了。

看到陈月低声哭泣的样子，扬起鞭子狠狠抽在我身上。

“正好替强哥提前试一下鞭子，一会送你出嫁可是由他亲自抽。”

这一通闹腾把周边邻居都惊动了，围墙上爬满了看热闹的人。

“陈强，你妹还发疯呢？”

“不知道哪个倒霉蛋瞎了眼肯花二十块娶这么个贱货。”

“趁早嫁出去也好，省得天天在家欺负月月。”

陈月泪眼婆娑地看着众人，轻声细语：“大家别骂姐姐了，她是要出嫁了，心情不好。”

“只要姐姐开心，就算要我跪下道歉我也愿意。”

说罢作势就要跪下，被陈强一把拦住。

“月月不哭啊，不跟这种人一般计较。”

看着这些人的一幅幅嘴脸，我不由得胃里一阵恶心。

不知道是谁又在起哄：“哟，还没结婚就揣上崽了，沈哲远有福气啊！”

此起彼伏的嘲弄声充斥着我的双耳，我不由得闭上眼睛。

等再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穿着一身旧衣裳，只有头上象征性地别了一朵红花，被刘媒婆牵着走向沈哲远家。

陈强抱着妈的骨灰罐，不断朝我示威。

陈月换了一身最好的的确良新衣服，开开心心地走在张斌身旁。

走到巷口的时候，陈强拿出那根鞭子，一鞭又一鞭地抽在我身上。

“若微，哥哥抽你鞭子，是让你出嫁路上把苦都受完，以后的人生就是一帆风顺了。”

我忍着皮开肉绽的痛苦，旧衣服逐渐被血染红。

“姐姐这身嫁衣红得真好看。”

听到陈月的话，陈强抽得更加用力。

“打满九十九鞭，祝若微和沈哲远长长久久，早生贵子。”

沈哲远家住在城市的另一边，走到半途他们走不动了，便坐在拖拉机上，把我拴在后面跟着跑。

我跟不上速度，最后的距离是在地上拖行完成的。

等到沈哲远家的时候，我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好皮，身上全是污泥和血迹。

沈哲远在家门口铺了红毯，房子上挂满了红花，却掩盖不了房子的破旧。

我强撑着从地上站起，看向陈强手里的骨灰罐。

“我嫁到了，你肯把妈的骨灰给我了吧。”

陈强嘴上浮现一抹诡异的微笑，手一松，骨灰罐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我急忙把骨灰拢到怀里，耳朵里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，三人一秒都不想多待，疾驰而去。

此时，身后传来一个温柔的男声。

“若微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”

5

身后男人拿来一块极为精美的手帕，帮我把妈的骨灰收好。

我刚想抬头看他，却忍不住剧痛晕了过去。

再醒来时，我已被上好了药，换了一身干净舒服的睡衣。

男人靠在我床边睡着了，我轻轻挪动手指就惊醒了他。

他抬头第一句话慌忙解释：“衣服和药都是我请护士帮你弄的，我真的没看！”

看到他脸那一刻，我不由得惊呼：“你就是沈哲远？那个小叫花子？”

沈哲远深情地望着我点头。

我高中时见义勇为，在学校里救过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同学，正是沈哲远。

因为他是孤儿，总是穿得破破烂烂，大家都叫他小叫花子。

后来，他努力考上了京里的大学，我们便再无交集。

“我大学毕业选择分回老家，就是为了追你。”

“但那时听说你跟张斌在处对象，我就死了这条心。”

我还处在震惊当中，却被房间的豪华再次吸引了注意力。

房子外面破旧得像危房，里面却摆满了时兴的家具，最新款的衣服首饰摆满了桌。

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本来想亲自送到你家的，但陈月肯定会跟你抢。”

我怀疑地看着他：“沈哲远，你不是下岗了吗？改行做强盗啦！”

他噗呲一声笑出来。

“果然是坏事传千里。”

“我半年前主动内退，深圳一家厂在这边开分厂，我给他们做技术顾问。”

“但现在闹下岗潮，我也不敢声张，就是......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咯。”

我终于放下心来，但一动就痛得嗷嗷叫。

他英俊的脸上瞬间满是担心，眼角留下两行泪。

“若微，对不起，我该早点找你的。”

我被他的反应逗笑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不分昼夜地守着我，要不是我劝他，恨不得连工作都丢掉。

最后妥协成在家办公。

好一些之后，我终于不用躺在床上了，站起身却看到桌上有一份收购文件。

“你们要收购棉纺厂？”

“是啊，棉纺厂副厂长，也就是陈强，贪污严重，勾结厂长要把棉纺厂低价卖给我们，我全权负责这个事情。”

我冷冷地看着那份文件，心里渐渐有了盘算。

6

休养了一个月，身上的伤终于好全，我带着收购计划书走进了陈强办公室。

门都没关，陈月光天化日就在陈强身上忙活。

见是我，二人便有恃无恐起来。

陈月娇滴滴地趴在陈强胸前看着我：“哟，新嫁娘怎么有空回棉纺厂了。”

陈强冷笑一声：“估计是跟沈哲远实在是太穷了，活不下去，要来求我给她一份工作。”

我不屑地看着他。

“今天我来不是求你给我工作，是要你求我。”

二人闻言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强哥，姐姐疯了。”

“陈若微，要钱就直说，你跪下来好好求我，说不定我能施舍你一点。”

我不理会他们的嘲讽，直接把收购计划书扔到办公桌上。

“我受沈哲远沈总委托，这是收购计划书。”

陈强根本不看那个计划书一眼，直盯着我。

“陈若微，你说什么，沈总是沈哲远。”

我面无表情地点头。

他笑得更猖獗了：“你真是神经病，你那个废物老公要是沈总，我跪着舔你脚指头。”

我饶有兴味地看着他：“哦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”

他被我这句话彻底激怒，站起身来就要打我，被我闪身躲开，自己反而闪了腰。

他气得要发疯：“陈若微，要发疯找你那个废物老公，我棉纺厂不是你可以随便闯的地方。”

他拿起电话刚叫完保卫科，被我紧急叫来的张斌就赶到了。

张斌满眼通红地看着衣衫不整的二人，一声大吼。

“月月，你不是答应嫁给我的吗？”

“陈强是你哥啊！”

陈月却满脸不在乎：“等你哪天当上厂长再说吧，再说了，强哥又不是我亲哥。”

陈强嘲讽地看着张斌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马上就要把棉纺厂卖出去了，带着月月去深圳过好日子。”

说罢还在陈月脸上狠狠亲了一口。

张斌气得脸都绿了，冲上前跟陈强打成一团。

“陈强，你不要脸，月月是我的！”

“你还不知道吧，月月的第一次已经给我了！”

陈强也不甘示弱：“你放屁，月月的第一次是我的，她跟你根本就是逢场作戏。”

二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保卫科科长到了。

科长看着眼前的混乱不知所措，求助似地看向我。

我抱着手站在一旁，冷冷道：“科长，陈强说要把棉纺厂卖掉呢，你们都要下岗啦。”

见科长半信半疑，我把那份收购计划书递给他。

“陈强，你个王八蛋！”

保卫科长拿着收购计划书走出办公室，不到五分钟就把所有人都叫来了。

群情激奋，由不得陈强和张斌再打下去。

“陈强，你不是说下岗的只有一批吗？现在怎么突然就要把厂子卖掉。”

“你是副厂长，捞够了想跑是吧。”

“兄弟姐妹们，抓住陈强，今天非要他给个交代！”

人实在太多，陈强跑不掉，只能继续嘴硬。

“大家别被陈若微骗了，她是嫁给沈哲远日子不幸福，起了坏心污蔑我！”

“还大言不惭，说沈哲远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沈总。”

“你们别忘了，当初她是怎么对月月的。”

我没接话，按下手里录音笔的开关。

这是沈哲远给我的新科技，把刚才陈强和陈月的一番丑事全部播放了出来。

众人越听越明白。

“好啊，陈月，你勾搭完这个勾搭那个。”

“陈强，你真是不要脸，要带这个小贱人去深圳过好日子，你做梦！”

“三个混蛋，亏我们之前那么相信你们，若微好好的一个技术骨干愣是被你们排挤走了。”

......

一人一脚，三个人被打得满地找牙。

眼看着局势就收不住，不知道谁眼尖，大喊一声：“警察来啦！”

7

沈哲远带着警察挤进来，很快控制住了场面。

保卫科长胆子大，站出来道：“正好警察来了，我们在这里讲清楚。”

陈强被警察吓得两腿发抖，趁大家不注意，张斌索性拉着陈月偷偷溜了出去。

警察局长拿着一沓材料扔到陈强头上。

“陈强，有人举报你贪污腐败，证据齐全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

说着就要上手铐，陈强直接跪倒在地。

“我是冤枉的，有人冤枉我。”

“是你，陈若微！”

我懒得看他：“陈强，你要是说警察冤枉你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”

听我这话，警察局长声色俱厉。

“陈强，你不要在这里随意攀附，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，坦白从宽。”

他终于慌了，像条狗一样爬到我脚边。

“若微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吧。”

“我们可是亲兄妹啊！”

听到他说出亲兄妹的字眼，我抬起脚狠狠踩在他手上。

“陈强，你去挖妈的坟的时候，你把妈的骨灰罐摔碎的时候，你用鞭子打我的时候......”

我几乎说不下去，一脚把他踹到一边。

沈哲远站在身边扶住我颤抖的肩膀：“若微，我在呢。”

我镇静下来：“警察同志，千万秉公处理，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全力配合。”

警察很快押着陈强走了，他见求我没用，满口污言秽语，被警察一警棍打老实了。

陈强被解决后，我顺势开口。

“各位工友，陈强贪污腐败罪有应得，但我们的收购还要继续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很快全部聚集在我和沈哲远身上，都在等着我说下一句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棉纺厂技术好、产品好、效率好，要不是陈强勾结厂长乱搞，我们厂根本不会是现在这个入不敷出的样子。”

“接下来，我会全权负责我们厂的改制。”

“我保证，每一个人都能有饭吃、有班上，干得好的给奖金，我们厂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下岗。”

我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。

“若微好样的，你本来就是技术骨干，对厂里的情况再熟悉不过，你来干，我们放心！”

“以前误解了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“以后我们跟着你，一起发家致富！”

人群得到答案，都散去了。

沈哲远牵起我的手，在我耳边轻轻道：“我老婆真棒！”

厂长本来已经跑路了，被陈强揭了老底，警察跨省把人抓了回来。

棉纺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，总算走上了正轨。

没想到，陈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竟然从看守所跑了出来，直接到棉纺厂办公室找我。

8

他看到我桌上摆着饼干，狼吞虎咽就往嘴里塞，边塞便哭诉。

“妹妹，看守所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。”

“那些狱友动不动就打我，警察也不管，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”

他被哽住了一下，又继续道：“若微，亲妹妹，是我不知好歹，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妈生的，你帮帮我吧。”

我靠在椅背上，抬眼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哦？那你说要我怎么帮你呢？”

“你帮我买一张票，再给我一百万，送我去国外好不好？”

我差点被惊掉下巴：“陈强，一百万？你当我是银行啊。”

“不过，我这里有二十块，你要就拿走。”

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：“一百万不行的话，十万也够了。”

我拿出二十块扔到桌上：“就二十块，你不要我就收回了。”

他飞一般把钱收到怀里，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“陈若微，你这么对待亲哥哥，你不得好死，要下十八层地狱！”

我径直拨通保卫科电话：“陈强跑出来了。”

不到一分钟，所有工友都来了。

“陈强，你这个王八犊子，还敢出现。”

“要不是若微，我们厂差点被你搞完蛋！”

群情激奋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。

警察很快也来了，因为逃狱，陈强罪上加罪，顶格量刑，这辈子是要在监狱度过了。

刚解决陈强，张斌又阴魂不散地出现了。

我刚准备出门上班，他突然在家门口堵住我。

不知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，衣服破破烂烂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像是很久没洗的样子，眼袋和黑眼圈也很重。

“若微，我想通了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
我差点连早餐都吐出来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这不要脸的样子跟陈强简直一模一样。

“张斌，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个话？”

他没有生气，从包里掏出当初妈留给我的那两个戒指。

“若微，你看，这是你妈留给你的婚戒，我们一人一个。”

说完他就把戒指硬往自己手上套，可惜把指甲盖都套翻了也戴不上，直到手指满是鲜血才不甘心地停下。

他又尝试拉我的手，我趁机把戒指夺过来，躲开了他的接触。

“若微，我们本来就有婚约，要不是陈月挑拨离间，我们本来就该结婚的。”

懒得理他，我甩开他大步向前走。

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哭起来。

“若微，你这么狠心吗？当年我们那么相爱！”

相爱？为了陈月把我糟践成那样，叫爱吗？

我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

“张斌，这一巴掌赏给你的自信。”

“我们早已经恩断义绝，我现在是沈哲远的妻子，跟你再无半毛钱的关系！”

他僵在原地，随后跪在地上，眼神变得绝望。

“若微，那你借我点钱治病好不好？”

“都是陈月那个小贱人，在外面乱搞，得了病传染给我。”

听到他有病，我急忙退出去一丈远。

“张斌，你要是不走，我要报警了！”

他笑得癫狂，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刀，横在自己脖子上。

“若微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在这里。”

我被这阵势吓了一跳，他要死去别处，别弄脏了我和沈哲远的家门口。

“张斌，你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“你再闹下去，我真的要报警了。”

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

“事已至此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“我只是后悔，当时竟然为了陈月抛弃你。”

“若微，我真的爱你啊。”

说罢，匕首明晃晃地插入脖颈，鲜血狂飙而出。

幸好我隔得远，没弄脏我的新裙子。

“若微，你最后看我一眼好不好？”

“我就要死了。”

听着他越来越虚弱的声音，我拿出新买的诺基亚拨通了110。

“喂，我要报警，有神经病在我家门口自残。”

警察和救护车来得快，他没死成。

不过神志不清，疯疯癫癫的，下半辈子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了。

陈月的尸体过很久才被人从荒山上发现，已经面目全非，溃烂得不成样子，要不是DNA鉴定，根本无法确定她的身份。

当初张斌发现陈月出去乱搞，甚至把病传染给自己以后，恼羞成怒，竟然生生勒死了陈月。

觉得不解恨，又在陈月身上足足划了几百刀，才趁着深夜去了荒山。

一场大雨暴露了一切。

9

一年后，深圳那边来了消息，要沈哲远去做副总，我去做服装外贸板块负责人。

我把这边的所有东西全部处理完毕，随沈哲远来到深圳。

临走前，我去了给母亲新修的墓。

“妈，你在天之灵安心吧，我过得很好。”

沈哲远轻轻揽着我的腰。

“妈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不会让若微再受一点委屈。”

沈哲远在深圳买了一间房子，装修得温馨又精致，我们在这里安了家。

夜里，他紧紧地搂着我，生怕我跑了一样。

我突然笑出声来。

“老婆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想起了警察把陈强带走的那天晚上。”

陈强被带走后，我心情好，拉着沈哲远陪我喝了几口酒。

他酒量不好，很快就满脸通红，然后羞涩地拉着我的手。

“老婆，我们是不是该那啥了？”

我假装听不懂，看了他下半身一眼：“你不是不行吗？”

他急得直跺脚。

“哪个王八蛋传的谣言啊，我腿脚好，身体更好！”

我轻轻吻住他的唇：“真的吗？我不信。”

沈哲远的吻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

“老婆，我们是不是该要一个孩子了。”

“不，要两个。”

......

多年后，我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老家给妈扫墓。

“妈，这是你的两个外孙。”

沈哲远微笑着看着我和孩子，笑得和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。